

越 剧

代 銷 員

江 萍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8
66

目 次

代銷員.....	3
鯉魚崗.....	19

前 記

这本小冊子，包括兩個小型越劇：“代銷員”和“鯉魚崗”。

“代銷員”是寫一個供銷社的代銷員李金標送貨到張家村，收購了張二孀的一只四斤重的破錫瓶，每斤作價四角。哪知拿到供銷社去，開了一元三角一斤，多賣了三元六角，他就瞞了下來。妻子沈玉鳳知道這事，再三勸他把錢還給張二孀。他聽不過妻子，就假裝答應。後來夫妻倆盤點貨款，發現少了兩條香煙錢。想着錯在張家村農業生產合作社里，正要趕去補拿時，農業社派張水濤把少付的香煙錢送上門來了。李金標受了這種大公無私的行為的影響，才扭轉了自私自利的思想，當即把三元六角錢托張水濤帶給張二孀。

“鯉魚崗”是寫一個合作社為了使洋芋莖長得

更好，在大会上動員社員們把家里的雞屎灰報上來，給社里集體使用。張老伯却瞞下一担雞屎灰，偷偷摸摸地挑到自留地去壅。

社務委員張永昌，因為各家所報的雞屎灰不夠壅洋芋茭之用，連夜趕到養雞場去買了一担，清早挑着雞屎灰回來時，正好和張老伯在鯉魚崗相遇。張老伯把雞屎灰用草扇掩蓋，但被永昌無意中發現了。張老伯當時十分慚愧，拿永昌那種不怕辛苦、全心全意為社好的精神與自己對比，更覺得自己的行為實在不象話。終於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悔改的決心。

兩個劇本都很短小，情節、人物也很簡單，演出時，可不用布景，適合農村業余劇團排演。

代 銷 員

〔越 剧〕

時間：1956 年。

布景：鎮上，代銷員李金标的家里。

人物：李金标 二十八歲，供銷社的代銷員。

沈玉鳳 二十五歲，李金标妻。

張水濤 三十二歲，農業社社員。

〔幕啓：李金标挑着貨担上。圓場〕

李金标：（唱）紅日下山烏归巢，

家家屋頂炊烟繞；

一天買賣多順手，

挑着空担回家早。

今天生意特別好，担里貨色早賣掉，嘿！

还賺了一筆外快。心里一高兴，我就買了

半斤老酒，三角錢猪头肉、猪耳朵和猪

舌，還捎帶買個大西瓜。好久不吃肉了，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回到家里，正好大吃一頓。說走就走，走吧！

(接唱)樹上鳥兒喳喳叫，(鳥聲)

叫得我心头欢笑；

走过山坳和小橋，

轉個彎到家便到。

哦！到家了。(進門，把担子放下)玉鳳，玉鳳！

(沈玉鳳上)

沈玉鳳：(唱)我在廚房燒飯忙，
白米飯煮得噴噴香；
忽听得有人把我叫，
急忙出來看端詳。

金標，你回來了？

李金標：回來了，夜飯燒好了嗎？

沈玉鳳：燒好了，等你回來吃呀！(看看貨担，興奮地)
啊！今天的貨色又賣完了，這幾天的生意真不錯呀！

李金標：(興奮地)農業社剛分過紅，誰不想買點針綫、肥皂、毛巾什么的。我把貨担一挑進

村，大家就七手八腳地爭着買光了。這生意真有做頭！

沈玉鳳：真要謝謝毛主席的好主意！要不是農業合作化，你也當不了供銷社的代銷員，哪會有今天！

李金標：那还用講！

（念“數板”）

過去當小販，
一天喊到晚；
只賺幾個小銅錢，
沒吃又沒穿！

和現在相比，簡直是地獄比天堂。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比天堂還要好哩！

沈玉鳳：今天你为啥这么高兴？好象發了橫財似的。

李金標：日子过得这么好，难道你不高兴嗎？

沈玉鳳：当然高兴罗！（忽然想到）我去打水給你洗臉吧！（欲下）

李金標：不！每天都是你給我打水，太不好意思了；我自己來吧。

沈玉鳳：（半开玩笑地）小兩口还用得着客气么！（下）

〔金标望着玉鳳背影，感慨地〕

李金标：（唱）玉鳳虽然年紀輕，
她年輕力壯愛勞動；
又是聰明又伶俐，
我與她恩恩愛愛樂融融。

沈玉鳳：（捧簾面盆上）金标，吃飯啦，快洗吧！

李金标：好！（洗面）噯！我倒忘了。玉鳳，貨担里有肉有酒，你把它拿出來，我們吃吧！

沈玉鳳：你又騙人了，我不上你的當。

李金标：（邊洗邊說）不信你去看。

沈玉鳳：（走到担旁一看，驚喜地）真的有酒、有肉！哎呀，還有個大西瓜哩。（把酒、肉取出，想了一想）你平時很節省，今天又不是逢年過節，為什麼買這麼多東西來吃呀！雖然我們的收入增加了，但家底還薄，怎能這樣浪費呢！（把酒、肉放在桌上）

李金标：（洗好臉，倒了水）說實在話，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哪里舍得買酒肉吃，這是別人請我吃的。

沈玉鳳：（奇怪）哪個請你吃的呀？

李金標：唔……是我賺了一筆……外快。

沈玉鳳：外快？現在還有什麼外快好賺呀？

李金標：玉鳳呀！

（唱）今日我到張家村，
賣完了貨色轉回程，
遇着村里張二孀，
拿來一只破錫瓶，
她知我是代銷員，
要我作價來收進。
我對錫器是外行，
質量好壞弄不清，
閉着眼睛瞎開價，
每斤作價四角正。
她看我有代銷証，
點頭微笑就答應。
想不到，這只錫瓶貨色好，
供銷社，開出價錢我吃一驚……

沈玉鳳：開價多少呀？

李金標：（高興地，用手做手勢）每斤一元三角。

(唱)四斤旧錫过过手，
鈔票賺了三元零。
今天运气这样好，
你道高兴不高兴？
因此上，買了老酒又買肉，
我与你，欢欢喜喜吃一頓！

沈玉鳳：(不高兴)金标，这我要說你的不是了！

李金标：(吃驚)为啥不是？

沈玉鳳：金标呀！

(唱)你手上佩的啥东西？

李金标：(唱)手上佩的代銷証。

沈玉鳳：(唱)代銷証兒哪里來？

李金标：(唱)供銷社給我当証明。

沈玉鳳：(唱)供銷社为啥要給你？

李金标：(唱)叫我送貨下鄉村。

如今我当了代銷員，

你明知何必故意問！

沈玉鳳：(諷刺地)哦！你就是代銷員？

李金标：代銷員就是我！

沈玉鳳：我看你这代銷証好取下來了！

李金标：为啥？

沈玉鳳：代銷員呀！

（唱）代銷員，很光榮，
供銷社当你自己人。
下鄉送貨收廢品，
大公无私最要緊。
人家把錫瓶賣給你，
相信你的代銷証。
你把錫价开低了，
理应及时去改正。
我劝你，这种外快不能賺，
我劝你，快去送还張二嫗。
你若不听我的话，
不配帶这代銷証！

李金标：（理直气壮地）这有啥关系！張二嫗把錫瓶賣給我，是周瑜打黄盖，兩相情愿，况且做生意有賺有虧，賺点錢也是應該的。

沈玉鳳：不，你現在不是过去的小販，供銷社給我們有一定的合法利潤，只賺不虧本。我們要對得起供銷社，絕對不能这样做！

李金标：“人为財死，鳥为食亡”，哪个不爱錢呀！
把賺到手的錢再送給人家，豈不太傻了
么！

沈玉鳳：（耐心說服）金标，你这样做是对不起人的
啊！你想一想！

（唱）小販过去多可憐，
本錢短少貨不全；
喊破喉嚨跑酸腿，
只賺几个小銅錢！
有时还把老本蝕，
忍飢受寒苦熬煎！
自从当了代銷員，
好象枯樹逢春天。
社里貨色由你选，
各式各样配齐全；
買賣公道利潤厚，
日子过得蜜样甜。
政府这样照顧你，
做事哪好把心偏！
人民这样信任你，

你哪能去賺外快錢！

你本是，劳动人民的好子弟，

你本是，新社会的新青年。

說到这里我心酸，

不由人，热泪滾滾洒胸前！（哭）

李金标：玉鳳呀！

（唱）你的言語虽不錯，

怎奈是，鈔票已用七角多，

怎奈是，天色已晚路途远，

怎奈是，兩腿酸疼肚飢餓！

玉鳳，我看这次就这样算了吧。以后一定听你的話，不再做这种自私自利的事了！

沈玉鳳：（坚决地）这事决不能这样算了，有道是“銅錢銀子有分量，做人道德最要緊！”还是把錢还給人家吧！

李金标：現在还要补上七角多錢才能还人家，实在……

沈玉鳳：俗話說“殺人的偿命，欠債的还錢！”自己買來酒肉吃，自己付錢理应当，怎能把“紅蘿卜上到蠟燭帳上”去呢！

李金标：(干脆地)这次我不退！

沈玉鳳：你不退，好！我要……

李金标：(急問)你要干什么？

沈玉鳳：我要去告訴供銷社，叫同志們批評你！你考慮吧！

李金标：(一驚)啊！

(旁唱)我舌头一滑露真情，

她捏住錯处不饒人。

如果把錢送回去，

想想实在不甘心！

有意留着自己用……

她是个說得出做得到的“硬火龍”。

(接唱)傳揚開來多丟人！

(自言自語)這叫我如何是好！(低頭沉思)哦

有了！我还是假裝答應了再說。(對玉鳳)玉鳳呀！

(接唱)你說話心直理又正，

我想想也覺得難為情！

明天我到張村去，

把錢送還張二孀。

沈玉鳳：（試探地）真的嗎？

李金標：（拍拍胸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沈玉鳳：（高兴地）這樣才稱得上供銷社的代銷員呀！

李金標：一講二講，連正事都給忘了！

沈玉鳳：什麼正事呀？

李金標：明天該配點啥貨色，還不准備準備嗎。今天生意雖好，到底有多少利潤，也得盤盤帳呀！

沈玉鳳：對，我來幫你。

〔金標把袋里的鈔票掏出放在桌上，玉鳳幫助
點數〕

李金標：（拿了算盤一算，吃驚地）不對！今天少錢了！

（連忙又到袋子里去掏，但一張鈔票也沒有了）

玉鳳：少了多少錢呀？

李金標：大概少了二元七角！

玉鳳：哎呀！少了這麼多，會不會掉了？

李金標：鈔票都放在這只袋里，要掉就一起掉了，
怎麼只掉二元七角呢？

玉鳳：（皺着眉頭自語）二元七角……一元三角五，

噯！剛好二条“全綠牌”香烟錢。（對金標）今天你拿去几条“全綠牌”呀？

李金標：一共十二条。

沈玉鳳：有沒有整条出賣的？

李金標：十二条“全綠牌”都是張家村農業生產合作社買去的。（忽然想起）哦，對啦！就錯在那里！

沈玉鳳：你怎么知道？

李金標：香烟賣出的時候，農業社的會計問我：“多少錢？”我隨口說：“十三元五角。”他也沒算，就把錢交給我了，不是少給我二条香烟錢嗎？我要馬上趕去！（欲走）

沈玉鳳：且慢！如果錯在農業社里，更用不着急，他們一定會退還你的，明天去也不要緊。

李金標：你倒說得寬心，有道是“銅錢銀子白，眼睛烏珠黑。”哪個不受錢呀？明天去，万一他們不認帳，我怎能吃虧得起。

沈玉鳳：你看，天快黑了，到張家村一來一去有二十多里，還是吃了飯去吧！

李金標：也好。

沈玉鳳：我去准备吧！（持酒、肉下）

李金标：我从来也没有丢过钱，真太糊涂了！（急得团团转）

〔张水涛匆匆上〕

张水涛：（唱）为了送还香烟钱，
追赶金标快似箭，
满头大汗如雨下，
不觉到他家门前。（跨进门，对金标）
金标，你回来了？

李金标：哦，水涛哥，你怎么来的？（端了一条凳子）请坐！

张水涛：不要客气了。（揩汗）你跑得真快呀，就是追不上你。

李金标：（一惊）追我？有什么事呀？

张水涛：钱。

李金标：（误会了，紧张地）钱？

张水涛：张家村……

李金标：张二嫖……（不安地）

张水涛：是张家村农业社派我来的呀。
（唱）社里向你买香烟，